

## 〈溫州街的老平房〉

### 葉陸二 入館

「我來這裡不代表我們和解了，更不代表我同意你們的做法。」葉陸二站在玄關，脊椎打得僵直，一副戰鬥姿態。

「當然。誠摯歡迎您，葉先生。」達摩說。

「而且我不會花錢買票的，」葉陸二說，「因為我不是來參與消費我爸的死。」

「明白。換上拖鞋後請進到應接間，將為您播放介紹影片。」達摩的聲音始終平靜。

葉陸二沒把影片中莫林的任何一句話聽進去。他獨自坐在飄著清香的木造建築裡，陽光被柵型木條隔窗切割成一道道光束。他東張西望，著迷的看著屋瓦下井然有序的樑桁交錯，充斥著平衡與對稱之美。應接間的座椅成排，只有他一個人。

他想起父親的告別式。

在儀式開始之前，他獨自坐在花壇前。花壇上簇擁著過度綻放的各色菊花，正中央是父親早些年的照片。討厭照相的父親，只在一次出遊時留下了這張獨照。父親站在懸崖邊，大概是感慨自己千辛萬苦爬上山頂，於是欣然接受拍照的提議。他拄著登山杖，神情肅穆。背後是沒有一點瑕疵與陰影的晴朗藍天，父親的眉眼中卻有一塊陰影，無論陽光如何閃耀，都揮之不去。

旁邊的殯儀人員來來去去，葉陸二呆坐在花壇前對自己感到失望。他想他這一輩子都不曾瞭解過父親的陰影，因為他是一個太過死腦筋的人。只能察覺一片薄霧飄過父親陰鬱的雙眼，卻沒能伸手撥開霧，從清亮的這一頭喊他一聲。他想起自己曾有那麼一次機會，卻就這麼放手錯過。

那約是二十年前了，他陪著父親飛往重慶老家。他們找到父親成長的村鎮，也找到曾經的老家。那塊地早就蓋起樓，成了政府單位的辦公樓。父親找到一顆街邊的大樹，就在那邊站了一下午，把樹當作錨，想在這寬廣的土地上回想家的方位。

街邊賣糖水的老闆看了他們一會兒，就過來說了句這樹是從廣場盡頭移過來的，說完他就走開了。父親倒也沒有顯得特別沮喪，默默地說該回飯店了，他們便離開了。離開前，他們找到了玲玲姑姑和奶奶的墳。在一個制式化的公墓裡，沒有任何參拜的痕跡，但也沒有塵土。原來一個大嬸每天早上都會來這灑水掃地。

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佐證父親的回憶，就像是一場無人知曉的夢，只有

他一個人夢見。對於終其一生都生活在同一塊土地的葉陸二來說，父親像在夢遊，他的靈魂獨自往返在這兩塊土地上。他的雙腳牢牢扎根於此，眼神卻起了海霧，獨自遠去。

影片結束，葉陸二回到廣間，把頭塞進顯示器裡，他顯然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因為莫林和達摩的話像窗外的風，一點也進不到他的思緒裡。他戴上顯示器，卻按錯了按鍵。視覺畫面停在一個深藍色的空間裡，空無一物。畫面中以格線表達了實際空間的規格，葉陸二沿著格線開始走出廊道。他失去方向感，卻看見藍色空間的縱深不斷變化，像水面的波紋，開始有了動態感。

「提醒您，按下手套上的按鈕。」達摩出聲時，格線開始扭曲並向外波盪。葉陸二感覺自己在達摩的喉嚨裡，可以感覺到聲音的擴散與貼近。

「這是哪裡？」葉陸二問。

「可以說，是屬於我的中介空間。」達摩說。

「你在這裡幹嘛呢？」

「維持系統運作。」

「還有像上戲一樣，讓人死了又死。」葉陸二說。

「讓您有這種感受，我很抱歉。」

「那就撤掉。」

「沒有辦法，程式設計不是我能決定的。」

「什麼程式？」

「可以說，像一個網，截住所有經過這裡的生命痕跡。」

達摩的話才剛說完，葉陸二身邊的格網便消失無蹤。

他彷彿站立在一個巨大的泳池底部中央，看不見頭尾，只有映照出泳池磁磚色澤的水，包圍周身。深淺不一的磁磚，正方形的規矩陳列，像一片沾滿露珠的網，也像有著特殊天象的星空。

達摩的聲音忽近忽遠，像一陣風自遠方靠近卻又像水流擴散開來。達摩聲波流動的視覺畫面中，有像星火又像電子訊號的躁動，像流星的尾巴緊跟在聲波後頭。葉陸二覺得自己再也分不清方向，卻也不至於暈頭轉向。在他的正前方，開了一個小窗戶，那個窗戶有點距離，就像一個人隔著一片寬敞的庭院窺探主屋。

葉陸二看見窗戶裡有很多人走過去，他只能分辨出陌生人的性別，大致的年齡。那些人的五官不停顫動，像是一組正在互相試探磁性的磁鐵，不確定是否該合而為一。窗框不時轉變，從磚造、木板到上了鐵窗，塗了油漆。他看見大小不一的文字像一張放得超級巨大的新聞報紙漂浮而過。他看見凌亂不已的文字。他聽見有人在說話，用日語、國語、閩南語、英語，那些語句雖然破碎，卻有渴望被聽見的迫切感。他看見有一個巨大的

書櫃朝窗戶倒下，就擋在窗口。他看見書櫃旁邊有一個蒼老的身影，靠在窗邊，肢體動作中充滿依戀。他看見父親開口說話，但聽不見他的聲音。突然之間，窗戶變成一個全然黑色的扁平方格，他無法明白的程式語言席捲而過，然後窗戶便消失了。

「請按下手套上的按鈕。」達摩說。他照做了。